

唐末五代宋初慕容家族对玉门地区的管控

——以敦煌文献和壁画为中心

程嘉静^{1,2,3}

- (1. 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30;
2.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30;
3.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 唐末五代宋初玉门地区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区域, 当时正值归义军政权控制河西时期, 而慕容家族以慕容归盈为代表, 在玉门地区势力强大。本文试图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来探讨慕容家族对玉门地区的管控。

关键词: 慕容归盈 玉门 归义军 瓜沙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2-0108-09

在中国历史上, 玉门关因其重要的战略和交通地位, 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玉门关从开始设置到晚唐五代宋初时期, 几经迁徙, 其为往来中原的重要通道, 同时也是归义军政权防守甘州回鹘的重要前线, 因而地位愈显重要。本文所指的玉门地区主要指五代宋初归义军所属的瓜州管控下的玉门县、玉门镇、玉门军地区, 此地慕容家族势力较强。

一、玉门关及其东迁

丝绸之路之咽喉玉门关, 随着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变化, 关址几经改徙。关于汉代

收稿日期: 2019-01-19

基金项目: 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重点项目“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与断代”(2020-SK-ZD-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族士人与辽代社会”(17BZS133)

作者简介: 程嘉静(1980-), 女, 河北张家口人。博士后, 副教授, 主要从事辽金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

玉门关的设置和迁移，学界讨论较多，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①而汉代玉门关的关址，一般认为位于今敦煌城西北 80 公里疏勒河南岸的小方盘城。隋唐时期，玉门关关址迁徙至敦煌以东的瓜州晋昌县境内，即今安西县东 50 公里处的疏勒河南岸双塔堡附近，此点已为学界公认。

对于唐末五代宋初玉门关的设置研究者不多，其中李并成先生认为玉门关关址最早于汉武帝元封四年（前 104）设在石关峡（今甘肃省嘉峪关市境内），五代宋初重新回到石关峡，此地为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分疆之处和东西交通要口。^②笔者认同此观点，则在五代宋初直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西夏占领河西，玉门关均在嘉峪关境内之石关峡。

二、玉门地区的行政建制

关于玉门地区，西汉始设玉门县，属酒泉郡；^③东汉承袭；^④北魏升县为郡；隋代开皇年复为玉门县，属瓜州敦煌郡管辖。^⑤唐武德二年（619）后属肃州酒泉郡，贞观元年（627）省，后复置。汉唐玉门县治今玉门市赤金镇东 60 里，即今玉门市清泉乡驢马城、新民堡一带，嘉峪关黑山余脉可延伸至此。

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时期应设置有玉门县。^⑥当时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延续了唐以来的行政建置，县官下设丞、主簿、尉等官员，同时还有节度使押衙。县下设乡，节度押衙在乡里行使征税、仲裁诉讼、制裁犯罪等职责。

玉门镇为瓜州所辖镇之一，在二州八镇之列，位于今玉门市赤金堡。此二州八镇敦煌文献有所反应。据敦煌文献 P. 4640V 《归义军乙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⑦（图 1）记载，899-901 年敦煌的五镇使如下：新乡镇使；邕归镇使；玉门镇使；紫亭镇使；寿

① 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观堂集林》卷 17，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819-827 页；劳幹《两关遗址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1943 年，第 287-296 页；方诗铭《玉门位置辨》，《西北通讯》创刊号，1947 年，第 41-45 页；[法]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1913 年，第 6-7 页。以上认为：汉武帝太初二年（前 103）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之后设置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一带。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9 本，1948 年，第 235-266 页；向达《两关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第 373-392 页；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 年 9 期，第 469-477 页；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中国史研究》1981 年 1 期，第 134-137 页，均认为汉玉门关自始至终俱在敦煌西北，不存在迁徙问题。

② 李并成《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2 辑，2005 年，第 114-120 页。

③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 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614 页。

④ [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 23《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521 页。

⑤ [唐]魏徵等撰《隋书》卷 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816 页。

⑥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二），《敦煌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68-73 页。

⑦ 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74 页，将此定名为“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

昌镇使。此五镇大约可以上溯到九世纪末。S. 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记载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迟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①唐长孺先生推定此表奏为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向后唐所上。^②咸平五年(1002)八月权归义军节度留后曹宗寿遣牙校阴会迁向宋真宗入贡时,谈及曹延禄和瓜州防御使曹延瑞被逼自杀事,提及“当道二州八镇”。此事在930年以后,最迟在955年以前。从五镇到二州八镇,期间有个变化过程,但玉门镇应似一直存在,由镇使(镇遏使或镇将)、副使、监使等指挥。



图1 P. 4640V《归义军乙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2册)

玉门镇,为归义军张氏政权新设。^③根据P. 4640V《归义军乙未至辛酉年布纸破用历》记载庚申年(900)七月:“十七日,支于玉门镇使索通达细纸壹帖。”辛酉年(901)二月六日:“又都押衙罗通达传处分……又支与玉门副使张进达细纸壹帖。”“十九日,都押衙罗通达传处分,支与玉门副使张进达细纸两帖。”^④不久,索通达辞去玉门镇使之职,同时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将玉门镇升为玉门军,恢复了唐玉门军建制,军使由悬泉镇使曹子盈兼任。后唐同光三年(925)于阗使臣出使沙州后写成于阗文《使河西记》,将肃州(Sauhā-Cū)以西的第二个城镇记为“ggākamanā”,而英人亨宁(W·B·Heninng)在《焉耆与吐火罗》一文中将其比定为“玉门”的音译。“玉门”一词又记为kamhta,即城镇、军镇之意,则当时确有玉门镇之设。

玉门军。玉门军始设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天宝十四年(755)废军为县,后复置

①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86页。

②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③ 冯培红《归义军军镇制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4页。

④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53页。

军。位于今酒泉市西 200 余里处，即玉门市赤金堡。^①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玉门县）开元中没吐蕃，因其地置玉门军。天宝十四载（755）废军为县。”^② 《元和郡县图志》“凉州”条又载“玉门军，肃州西二百余里也。武德（618-626）中杨恭仁置。管兵千人，实三百人，马六百疋。东去理所一千一百余里。”“肃州”条又载：“玉门军，开元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天宝十四年，哥舒翰奏废军，重置县。”^③ S. 619v《悬泉镇遏使行玉门军使曹子盈状稿》记载张承奉任命曹子盈领玉门军使一事。而唐制规定：“凡任官阶卑而拟高则曰守，阶高而拟卑则曰行。”^④ 说明当时的玉门军军额较少，地位较悬泉低下。金山国建立后，张进达进封为玉门军使，不再兼任，地位提高。曹氏归义军时期，不再出现玉门镇，则玉门军替代了玉门镇。

玉门地区在唐末五代属于瓜州的辖区，而瓜州自唐代以来一直为吐谷浑人的居住地。其中的一支慕容家族由于军功在张承奉时期逐渐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实际领导权。

三、慕容家族对瓜州及玉门地区的管控

（一）唐末以来慕容家族的崛起

吐谷浑又被称为退浑、吐浑。^⑤ 其源于辽东慕容氏，先迁至陇右，再至青海地区立国，于唐龙朔三年（663）被吐蕃所灭，其皇族成员，即诺曷钵及其部众，逃亡凉州，后逐步迁徙至灵州，再至河东、朔方，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89），慕容复去世，这一支封号遂绝。20 世纪以来，随着武威等地慕容家族墓志的不断发现，这支吐谷浑王室家族的研究逐步深入，^⑥ 尤其是 2019 年发掘的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慕容智墓志，更是第一次出现了“大可汗陵”这样的称呼。^⑦ 实际上，大部分吐谷浑民众在其

① 冯培红《归义军军镇制考》，第 164 页。

②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40《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045-1046 页。

③ [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 40《陇右道下》，“凉州”“肃州”条，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018、1025 页。

④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 2《尚书吏部》，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6 页。

⑤ 关于浑姓，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铁勒、突厥部落，见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第 1 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81-82 页；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突厥部落及其居民考——以敦煌写本 S. 5448〈浑子盈遛真赞并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8 年第 4 期，第 6-13 页；路虹、杨富学《铁勒浑部及其在内亚腹地的游移》，《宁夏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67 页。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吐谷浑后裔，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345 页；姜伯勤《敦煌遛真赞与敦煌名族》，饶宗颐主编，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遛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第 47 页。

⑥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年，第 95-116 页；宁笃学《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2 期；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99 页；《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西北民族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460-464 页。

⑦ “国家文物局发布四项‘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成果之二：甘肃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唐墓”，“文博中国”公众号，2019 年 11 月 12 日。

灭国后留在了原居地，处于吐蕃统辖之下，即所谓的别部，仍聚族而居，各有首领。他们能征善战，多次参与吐蕃攻打唐朝的战争。据《资治通鉴》载：武周圣历二年（699）吐蕃发生内乱，吐蕃将领弓仁帅 7000 帐降唐，唐封弓仁为九（笔者按：酒）泉郡开国公，食邑 2000 户，同年七月 1000 帐降唐。武则天听取郭元振的建议，随情分其势，而不扰人，简取当处强明之官人于当处镇遏之。安置吐谷浑于甘、肃、凉、瓜、沙等地，^① 时间在久视元年（700）或第二年。^② 1972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发现的 225 号墓中出土的“豆卢军牒”就记述了吐谷浑于武周时降唐的事件。晚唐时期，吐蕃被灭，吐谷浑归附归义军政权，到张承奉金山国时，史籍还有“退浑十部落”的记载，至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他一改张承奉的政策，取消帝号，对外联姻，对内联合各豪强大族，其中慕容氏就是其中之一。

慕容家族势力可以说从武周时期开始，一直在河西占据重要位置。慕容归盈和当时的主政者张承奉关系密切，到曹氏执掌归义军政权，更是长期管控着瓜州之地，如慕容归盈就出任瓜州刺史一职，长达二十余年。敦煌文书 P. 4359V 抄有题记为“奉送盈尚书卢潘撰”四首杂诗，《全唐诗》卷 566 载“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一诗，虽然就单独一首诗或题记而言可能存在地域性、时间性或是其他局限，^③ 但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郭锋先生认为此盈尚书应即归盈尚书，并进一步推断出慕容归盈任瓜州刺史一职是在 914 年。^④ 目前学者大多认为这一支慕容氏来自于吐谷浑（退浑）王室后裔。^⑤ 他们大约于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前不久迁居沙州，在出任曹氏归义军瓜州刺史前，已定居沙州多年。大约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前后，由于对回鹘作战过程中表现突出，步入瓜沙上层统治圈。在归义军政权曹议金上台初期，出任瓜州刺史，直至后晋天福五年（940）九月二十三日去世。^⑥ 其在位期间势力很大，《册府元龟》卷 965《外臣部·封册三》记：“（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七月癸丑，简（检）较（校）刑部尚书瓜

- ①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26 页。
- ② 齐东方《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五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2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610 页。
- ③ 孙伟祥《宋人使辽语录中的环境史料辨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第 3-4 页。
- ④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 1 期，第 90-92 页。认为自 914 年至 940 年，慕容归盈任瓜州刺史长达 26 年之久。哈密顿、艾丽白、贺世哲、万庚育诸先生均认为慕容归盈是在后唐清泰元年（934）被后唐任命为瓜州刺史的。
- ⑤ 黄盛璋《〈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2 期，第 69 页；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87 页；李文实《唐五代以后的吐谷浑后裔及其民族特征》，《青海社会科学》1981 年第 4 期，第 77-83 页；齐东方《敦煌文书及石窟题记中所见的吐谷浑余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5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63-275 页。
- ⑥ 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第 90-106 页；《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1991 年第 4 期，第 89-95 页。二者均收入氏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66-294 页、第 295-307 页。

州刺史慕容归盈转简（检）较（校）尚书左仆射。时瓜沙附回鹘来朝贡，今使归，故有斯命。”^①敦煌文献 P. 2992V 记载：“众宰相念以两地社稷无二，途路一家，人使到日，允许西回，即是恩幸。伏且朝庭（廷）路次甘州，两地岂不是此件行使，久后亦要往来？其天使般次，希垂放过西来。近见远闻，岂不是痛热之名？幸矣！”^②这段文献显示，当时后唐派出使节前去册封，在文献中称其为天使，而此次天使西来与后唐册封慕容归盈有密切关系，虽然从结果来看，后唐天使在回鹘裹胁之下从张掖折而东返了，^③但充分说明慕容归盈和中原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得到曹氏政权的重视。慕容归盈甚至被当地百姓奉为神明，根据敦煌文书 P. 2943 《宋开宝四年（971）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汜愿长等状》^④录文：

1. 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汜（愿长）与合城僧俗官吏百姓等
2. 右（愿长）等昨去五月一日城头神婆神着所说神语，只言瓜州城隍
3. 及都河水浆一切总是故暮（慕）容使君把勒。昨又都河水断，至今
4. 未回。百姓思量无计，意内灰惶。每有赛神之时，神语只是
5. 言说不安置暮（慕）容使君坐（座）位，未敢申说。今者合城僧俗官吏
6. 百姓等不避斧钺，上告
7. 王庭。比欲合城百姓奔赴上州，盖缘浇灌之时，抛离不
8. 得。今者申状号告大王，此件乞看合城百姓颜面
9. 方便安置，赐与使君坐（座）位，容不容，望在
10. 大王台旨处分。谨具状申
11. 闻，谨录状上。
12. 牒件状如前，谨牒。
13. 开宝四年五月一日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汜愿长与瓜州僧俗官吏等
14. 衙推汜愿长信紫羊角一只
15. 献上大王。

此牒状是以瓜州衙推汜愿长等发起的，衙推是观察使手下的文官^⑤，职位较高。当时任瓜州观察使之人为曹元忠之子曹延恭。此处的“慕容使君”即为慕容归盈，“大王”乃曹元忠。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掌管瓜沙二州，牒状所述内容则是瓜州百姓联名请愿，要为慕容归盈立城隍庙祭祀，可知慕容归盈已被神化，其宗教因素的背后实则暗藏政治的动因。说明慕容归盈在瓜州势力已经坐大，因而在其去世三十年后，全体僧

①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55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③ 杨宝玉、吴丽娱《P. 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第17页。

④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25-26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9《百官志下》，第1306页。

俗官员百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向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递上申诉的文书，足见慕容家族在瓜州的势力较大。

慕容归盈以武功起家，P. 3633《龙泉神剑歌》中所描述的“慕容胆壮拔山刀，突出生擒事口奇”，是慕容家族在军界势力崛起的生动体现。有学者认为此处的“慕容”即为慕容归盈，而玉门地区是连接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的交通要道，由慕容家族把守，自然被赋予重要的军权。

同时慕容归盈还可以跟随曹氏政权以独立的身份入贡中原。《册府元龟》记载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瓜州刺史慕容归盈随当时的沙州节度使曹议金进贡，并单独向后唐贡马。则至迟在同光年间，慕容归盈已任职瓜州刺史，并且具有显贵的身份。据学界对“墨离”的考证，认为墨离与吐谷浑人渊源很深，而慕容归盈以瓜州刺史兼墨离军使，掌管墨离军军权，也证明其实力不容小觑。P. 3418V 文书是一份归义军某年沙州诸乡欠枝夫人户名录，兹将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1. □□全欠枝夫人户名录：

11. 吴永信欠七束半，慕容归盈欠

二十束。李菩提欠十二束……

26. （县丞阴再庆）欠二十六束，长使李弘谏欠三十

一束。汜善善欠三束，阴就山欠九束……

103. （曹月清）欠十三束，慕容□章欠十三

束半。番江君两束半……

105. 米纳儿欠五束，慕容洁三欠八

束，董八子欠六束。^①

此处的慕容归盈所欠数量仅少于当时的大族李弘谏，则说明其消费的数量多，朝廷对其也是格外优待。

（二）慕容家族势力在玉门地区的延续

继慕容归盈之后，其家族势力仍旧在曹氏政权中举足轻重，并且通过联姻的方式巩固了慕容家族的实权，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仍旧很有实力，而瓜州是慕容家族的大本营，瓜州治下的玉门地区则属慕容家族掌控的范围。

军事权力。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及敦煌文书记载，慕容归盈的后代慕容长政，曾任都押衙。^② 敦煌文献 S. 2472V《辛巳年（981）十月三日勘算州司仓公廨斛斗前后主持者交过分付状》载有都押衙慕容；P. 3440《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绶绢历》载有慕容都衙楼绶壹疋；S. 4700、4121、4643《甲午年（994）五月十

①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27-431页。

②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93页。莫高窟第202窟有题记曰：“故管内都押衙行常乐县令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慕容长政。”

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载慕容都衙及娘子并郎君三人；P. 3942《荣亲客目》载慕容都衙娘子。^① 上述所载之慕容都衙即指莫高窟第 202 窟的供养人都押衙慕容长政，^② 可见其出任都押衙在 10 世纪末期。都押衙是押衙职官系统中的都级长官，位尊职重。慕容长永出任县令，慕容言长（长言）任玉门使君、曾孙慕容贵隆出任都头^③等等。其中慕容言长在敦煌莫高窟独自建窟，莫高窟 256 窟即是其在晚唐洞窟的基础上重建。据其东壁门南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二身题记“窟主玉门诸军事守玉门使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慕容言长……”^④ 题记可知慕容言长对玉门地区的军事权限很大，掌控着玉门军的指挥和管理，则宋初慕容家族在玉门地区始终是管控者。慕容言长任玉门使君一职，据李并成先生研究当时的玉门关在今嘉峪关市石关峡，则慕容家族控制着当时丝路上的要道，并且以玉门为关卡，和瓜州构成了归义军节度使对抗甘州回鹘的前沿阵地，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而慕容言长出任玉门诸军事，正说明了慕容家族在玉门地区的军事地位。莫高窟 98 窟内中心佛坛背屏后壁有一身供养人题名：“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慕容员顺一心供养。”根据其所处的位置当知其地位不是很高，可能为慕容归盈的子侄辈。莫高窟第 256 窟慕容家族的家窟，开凿于曹宗寿时期，供养人中还有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慕容贵隆（慕容归盈曾孙）；榆林窟第 12 窟也是慕容家族的家窟，其中绘有慕容归盈出行图（图 2），甬道南壁有男供养人像东向第三身题名：施主紫亭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散骑常侍（慕容）保实。而在敦煌和榆林窟也只有慕容归盈家族才有此殊荣绘制和莫高窟第 156 窟张议潮、第 100 窟曹议金出行图相似的出行图，这本身就昭示了慕容家族的军事势力的强大。在曹氏时代，以节度使之弟或长子领瓜州都是通常的惯例^⑤，但从以上情况看瓜州乃至玉门地区的实权应是由慕容氏掌握。



图 2 慕容归盈出行图（采自敦煌研究院编《榆林窟》图版 43）

经济权力。慕容家族掌握了管理畜牧业的权力，P. 2155V《归义军曹元忠时期驼马牛羊皮等领得历》记载：“宅官慕容祐子合领得陈顺德群牛皮叁张、犊子皮伍张，张保

①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3 辑，第 287 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4 辑，第 16、10、14 页。

② 陈菊霞《再议 P. 5032 (9)〈沙州阆梨保道致瓜州慕容郎阿姊书〉的定年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70-73 页。

③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 110 页。莫高窟第 256 窟的窟主是慕容言长，该窟东壁门北侧列南向第三身有“男节度都头银青光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慕容贵隆……”的题记。

④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 110 页。

⑤ 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三），《東方學報》第 13 本第 12 分，京都，1943 年，第 71、74 页。

富群白羊皮壹拾柒张、羖羊皮柒张，王盈信群白羊皮壹拾柒张、羖羊皮玖张。”P. 2703v (1)《壬申年(972)十二月故都头知内宅务安延达等状》亦记：“宅官慕容祐子合领王盈信群壹拾叁斤、张保富两群共毛玖斤半。”慕容祐子是北宅的宅官，负责对北宅所管的畜牧业者的牛皮、羊毛的收领，说明此时的慕容氏人已经进入归义军畜牧业管理机构，成为畜牧业上层人物。又据S. 5048v《庚子年(940)麸破历》载：“三月三日麸(可以当植树用的肥料)两硕伍斗，还暮(慕)容使君怪价。”S. 5937《庚子年(940)十二月廿二日都师愿通沿常住破历》记云：“又麸两石，雇张义成车千渠暮(慕)容使君庄上载木用。”说明慕容家族的农业方面的势力也是不容低估。

政治势力。慕容氏通过和曹氏归义军联姻，来保持家族在瓜州的政治地位。莫高窟出现的有慕容氏题名的洞窟有108、98、256、202、205、61、53、454等窟，榆林窟有6、12、23、25、36等窟。而曹议金、曹元忠、曹延恭开凿的洞窟中，或多或少有关于慕容氏的题记，反映了曹氏和慕容氏的联姻，并且联姻时间延续较长，作为古代以联姻方式来笼络豪强大族的惯用手段，说明慕容氏政治地位的重要，甚至在曹宗寿政变过程中，慕容家族都是至为重要的中坚力量^①。慕容氏的英勇善战，在对抗甘州回鹘时立下赫赫战功，因而被委以重任，曹氏政权为了拉拢慕容势力，早在曹议金时期就将其第十一姐嫁给了慕容归盈，而曹议金的第十六女嫁给了慕容归盈的儿子。之后曹元忠长女曹延鼎嫁给了慕容氏。^②曹元忠的侄子曹延恭又娶慕容氏之女。^③莫高窟454号曹延恭(924-976)窟南壁十三身女供养人像中的第四身像侧，有“窟主敕授清河郡夫人慕容氏一心供养”题记，此为曹延恭的夫人慕容氏。更甚者慕容家族还独自开凿了205、206两窟作为自己家族的功德窟，以显示其功德，其政治地位可见一斑。敦煌文书S. 4700+ S. 4121+ S. 4643《甲午年(994)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记录了敦煌大族阴氏荣亲的客人，从荣亲礼单看慕容都衙排位第二，表明慕容家族的势力达到了凌驾诸姓的地步。^④因而五代宋初慕容氏在瓜沙地区有着相当的势力。

据此有人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和沙州刺史曹议金，在当时似乎对瓜州已无任何权力了，瓜州刺史一职已为另一家族取代，完全独立行使职权。”^⑤即使不是完全独立，也“实际上已处于半独立状态。”^⑥此言甚是，说明慕容家族在瓜州乃至玉门地区有相当的权力。

① 杜海《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瓜、沙之争”》，《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第183-192页。

② 榆林窟曹元忠和浔阳翟氏夫人所修的第19、25、36窟中有“延鼎”的题名。第36窟的题记是“长女延鼎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延鼎”即曹元忠与浔阳翟氏夫人所生之生长女。

③ 莫高窟第454窟是曹延恭的功德窟。该窟甬道南壁列西向第五身有“窟主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五百户延恭一心供养”题记。同窟主室南壁列东向第四身有“窟主勅授清河郡夫人慕容氏一心供养”题记。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71-172页。显然，这位慕容氏是曹延恭的夫人。

④ 徐晓莉、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9页。

⑤ 藤枝晃、土肥义和均认为慕容归盈执政时瓜州是独立于沙州之外的、自行其事的政权。哈密顿之论断更进一步，见[法]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⑥ 余欣《唐宋敦煌民生宗教与政治行为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58-71页。